



## 梅的信念

定海二中八(14)班  
学生记者 柳伊航(证号C15113)

外婆家的墙角,长着一株老梅。

说它老,是因为枝干虬曲,皴裂的树皮像老人手背上的皱纹。每年冬天,当万物凋敝,它仍静静地立在那灰墙前,不声不响。之前,我从没在意过它。桃李争春时,它已落幕;荷香满夏时,它沉默不语;菊傲秋霜时,它依然一片枯枝,仿佛是一段无人问津的枯木。

那年冬天来得格外早,天阴沉沉的,风像刀子一样刮过脸颊。我迈进外婆家的门,呆呆地站在院子中,手中紧紧攥着这次期末考试试卷。卷面上鲜红的成绩像一块石头,沉甸甸地压在我心头,让我浑身无力、满心失落。

在我出神时,一阵若有若无的香气扑面而来。我循着香气望去,视线瞬间就凝住了——老梅光秃秃的枝干上点缀着几点鹅黄。那花朵远远望去极小,小到不留心就看不到;那颜色极淡,淡到几乎要被灰墙吞没,但香气清清冷冷地弥漫开来,不浓厚不

讨好。我在心里思量:这些花苞是在怎样的枝头开出来的——那是被凛冽的寒风抽打了无数次的枯枝,是连叶子都懒得光顾的老树干。

风雪忽然大了,雪花落在花瓣上,花朵微微颤了颤,却顽强地停留着,丝毫没有被吹下来的意思。原来,它等的是这样的日子——等天寒地冻,等万物凋零,等所有人都失望而归,它才默默地开出这傲雪之梅!

我定定地站在风雪中,忽然觉得手中的这张试卷没有那么沉重了,心开始一点点释然,长长地舒了一口气,感受到被大自然“点拨”的欣欣然,嘴角不自觉地露出了微笑。

梅花教给我的,不是如何在顺境中争奇斗艳,而是如何在逆境中守住自己的节奏。它不和桃李争春,是因为知道属于自己的季节在冬天;它不抱怨枝干苍老,是因为懂得老枝才能开出最耐看、最沁人的花。

如今,每逢冬天,我都会想起那株老梅。它让我知道,有些成长,需要熬过风雪才能看见;有些香气,需要穿过寒冷才能闻到。

## 回家

——读《回延安》有感

南海实验初中八(8)班  
学生记者 何思妍(证号B362)

“身长翅膀吧脚生云,再回延安看母亲!”思念总是人们心中最沉的分量。自古以来,它如影随形,无论我们走得多远、飞得多高,最终的落点永远是思念的尽头——回家!

这篇文章以满溢的深情,回溯了延安的战斗岁月,字里行间皆是赤子对母亲延安的眷恋。诗里那股回到家后按捺不住的激动,也唤起了我关于“回家”的鲜活记忆……

小时候,和父母、外婆住在一块儿,去爷爷奶奶家的机会屈指可数,对老家的印象自然如车窗前的朦胧水雾般若隐若现。我怀着忐忑的心情上了车,看着眼前陌生的瓦房与崎岖的泥土路,心中五味杂陈,不知是该欢喜还是激动。

然而越接近爷爷奶奶家,我的心跳就

越快,周围的一切再次唤起了被我藏存许久的回忆。手心不觉沁出一层汗,直到爸爸下车——一座绿黄白三色的大门映入眼帘,我望着眼前的一切,轻声道:这大概就是我家吧!紧接着爷爷奶奶急急忙忙从屋里跑出来,拉着我的手,激动得不知该说什么好,最后脱口而出:“来,快进屋里啊!”

明明只在小时候来过几次,为什么我总感觉像回了许多次老家?为什么老远就莫名兴奋?我对车窗上的水雾画下一个问号,眉头紧皱,心乱如麻,这时我的心底仿佛有个声音在说——回家了!

那一刻,车窗上的水雾散去了,留下了那绿意盎然的大门。我顿悟:原来《回延安》里的“回家”,不只是回到延安的热土,更是回到被爱包裹的港湾。家是世界上最温暖的港湾,不论你身处何时何地,只要想起那个字,心就开始猛烈跳动,心绪便如潮水般翻涌……快看啊少年,回家了!

## 藏在毛线中的深情

东港中学七(7)班  
学生记者 顾书睿(证号D1132)

那年寒冬,我走在回家的路上,一阵阵刺骨的寒风从四面八方涌来,我被冻得缩着脖子直打颤。

待我回到家,脖子和脸颊都被冻得紫红紫红的。外婆见状,连忙放下手头的事情,小步跑到我跟前,用温暖的大手摸摸我的脸说:“哎哟,我的宝贝,脸咋被冻成这样啦?快点坐下,吃饭暖和暖和。”

不知怎的,吃完饭后,我竟又看见了那团“老朋友”——毛线球。外婆的钩织手艺极佳,几年前,村里人总爱来找她织围巾、手套……近几年,也许是嫌太累,外婆许久没有拿过毛线球和钩针了。我看外婆心里有事,就没有多问,坐在一旁静静地看着。

外婆的手艺果然好啊!单看她钩织的动作就是一种享受。柔和的毛线在外婆手中,好似体操运动员手中的彩带,上下翻

飞,在空中划出优美的曲线。外婆的手速很快,地上的毛线球在她的牵引下,有节奏地跳动着。到了九点,我就极不情愿地被外婆赶去睡觉了。

半夜,我做了个很恐怖的梦,想起身去找水喝,推开房门,却见外婆房间的门缝敞开着,还透出点点光亮。“外婆,你睡了吗?”我轻轻地喊了一声。神奇的是,房里的灯“啪”的一下关了。我揉了揉眼睛,心想可能是睡迷糊了,匆匆地喝了水便又回屋睡了。

第二天,闹铃响起,我睁开眼,转头却看见了一份意想不到的礼物——一条围巾。我拿起来一看,立即明白:这是外婆织的!我激动地戴上新围巾,打开房门,一把抱住了外婆。我昨晚根本没有看错,外婆熬夜帮我织了围巾!

踏着轻快的脚步走在上学的路上,我心里暖洋洋的。这份藏在毛线中的深情,我永远都不会忘记!

## 一团青绿忆

定海二中九(7)班  
学生记者 方伊朵(证号C15128)

青团,那一抹鲜亮的翠绿,不单是一种食物,更像是一枚文化的印记,一缕从记忆深处飘来的——家的味道。

初识青团,是在我中班那年。那天,我第一次真正注视着这软糯的小团子。它通体青绿,外表轻裹着一层淡黄的松花粉,还未凑近,一股清新的草木香便悠悠传来。轻轻咬上一口,艾草的清冽、芝麻的甜润与糯米的绵密在唇齿间交织,那种富有韧劲的触感,仿佛能把所有烦恼都嚼碎、咽下,化作一团温柔的踏实。

奶奶叮嘱我——青团虽好,但一次只能吃一个。我哪里听得进去?孩童的狡黠与执拗悄悄冒了头,我趁她不注意,偷偷拿了一个,迅速藏进枕头底下,像守护一个甜蜜的秘密。可等我兴冲冲冲回来,准备享受“战利品”时,却发现青团已与枕巾难舍难分,紧紧贴在一起。我顿时委屈地大哭起来。奶奶闻声而来,没有责备,只是又好气又好笑地抹去我的眼泪,轻声说:“傻囡囡,以后想吃就跟奶奶讲,青团可不是这样藏的呀!”我红着脸点头。

后来有一次,妈妈带我去金塘亲手制作青团。我兴奋极了,仿佛“青团自由”的梦想即将成真。周围有人把青团捏得圆润如珠,有人做得方方正正,还有人捏出小熊的模样,笨拙却可爱。最后,在成形的团子外滚一层薄薄的松花粉,像是为它穿上一件春天的外衣。

时光悄然流转,那个曾经为青团哭鼻子的孩子,也已踏入初中的校门。学业日渐忙碌,早晨总在与时间赛跑。我爱睡懒觉,常常来不及吃早餐。每当这时,奶奶总会提前蒸好青团,站在门口等我。我匆匆抓过一个用油纸包好的青团,一边咬一边向学校跑去,背后传来她温柔的叮咛:“慢点,别噎着……”清甜的香气伴随一路,仿佛把晨光与关怀都咽进了心里。

一枚青团,宛如一首写在春天里的诗。每当我捧起它,指尖触到的,是奶奶掌心的余温,是妈妈指尖的温柔,更是长辈们藏在岁月里,那份毫无保留的疼惜与眷恋。



### 纸艺作品:书山有路

南海实验学校旌旗山初中校区八(6)班  
学生记者 於哲晗(证号B853)